

离过年还差一个月左右,母亲说:“明天,去镇上买块布,给你做件新衣服。”

这句话,我从秋天起就开始等了,现在已经寒风瑟瑟。年初新做的衣服,穿到秋天便破了,好好的布料还还原成经纬线,在袖口上丝丝缕缕地挂着。尽管母亲经常帮我缝缝补补,但依旧无济于事。而且,随着身体的长高,袖管和裤管短了,吊在胳膊和小腿上。母亲说,看你,像个吊死鬼!我看看身上的“吊死鬼”衣服,拉拉袖子,拉拉裤管,尽量把身体缩起来,但愿从此别再长高,也好让母亲别那么操心做衣服。心里却期待母亲能够破了一年做一套衣服的常规,帮我新做一件衣服。

现在,总算熬到年关了,做一件新衣服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集镇离我家不远,一里多路,走十来分钟就到了。集镇中间有一条路,路南路北皆是店铺。店铺一般都没有店名,反正来集镇的都是当地人,熟门熟路。买布料的店,众人称它为洋布店,在路北。那个时候的洋布店,用现在的话说,真是领导新潮流的地方。如果洋布店里进了一批粉红色的布料,小镇上的姑娘媳妇们都穿粉红色的衬衣。过了一个阶段,又进了一批天蓝色的布料,一路上飘来飘去的便都是天蓝色的裙子。姑娘媳妇们像

回庐杂记

□ 兑面

## 送你一件新衣服

一只只花蝴蝶,来回穿梭传递着小镇的潮流。相比之下,男人们的衣服就比较单一,不是黑的就是灰的,灰不溜秋是那个时代的潮流。

洋布店不大,二三十个平方米,几个柜台。柜台后面是架子,柜台和架子上放着布匹。营业员在柜台后面,没人的时候坐着,相互聊天,或打毛衣纳鞋底。有人的时候站起来,瞪着眼睛问:买啥?他们是拿工资的,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优越,对我们这些拿工分,脚上沾满泥巴的人吹胡子瞪眼。看到我们进去,能够站起来,已是最好的礼仪了。

我拉着母亲的衣襟,看她挑选布料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挑选的,当时的布料品种单一,能够做衣服的,无非是卡其布。卡其分线卡、纱卡和涤卡。相比之下,纱卡薄,柔软,价格比较便宜,但容易磨损,不牢。涤卡是最好的,挺刮,光泽好,但价格贵。母亲帮我选择了线卡。然后是颜色。母亲指着一种颜色说:“这个好吗?蟹壳青。”我看了看,不知为什么叫“蟹壳青”,大约这种颜色和螃蟹的颜色有点

接近,在灰不溜秋的年代算是比较扎眼的。我懵懵懂懂地只管点头,心想只要做成一件衣服,管它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呢!

买了一块蟹壳青的衣料,又买了一块深藏青的裤料,过年的新衣服就妥了。我跟着母亲一溜小跑回了家。

阳光亮得晃眼,我的心里也充满了阳光。

我的家里有一台缝纫机,算是比较值钱的家当,在乡下也是稀罕之物。缝纫机的牌子叫“无敌”牌。许多年以后才发现,上海制造的缝纫机,后来叫蝴蝶牌了。“无敌”和“蝴蝶”,用方言念,听起来差不多,但意义却大相径庭。“无敌”,让人想起一个伟人的诗句: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,全无敌”,充满了一往无前、所向披靡的杀气。而蝴蝶飞飞,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。这台缝纫机大约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买的,高档,但不是奢侈品。母亲会裁缝,一定与这台缝纫机有关。平日里,四邻八舍的人都会找母亲做衣服。每做一件衣服,象征性地收一点钱,两角,三角。到了年末就忙了,往往缝

机周围放了一大堆待做的衣料,每天都有人来催要衣服。如果按照约定的时间衣服还没有做好,来人的脸上就明显现出失望。为了不让来人失望,母亲必须加班加点,每个晚上做到深夜。

我的衣料买是买来了,但看着缝纫机旁边的那一堆衣料都要在年前做完,心里犯愁过年能否穿上新衣服。看着母亲日夜忙碌,想催一催的念头只好压在肚子里。

眼看过了腊月初八,又过了廿四,灶王爷都上天了,缝纫机旁边的衣料还有很多。我的那身衣料被压在下面,母亲好像早就把它忘了。我心里着急,想方设法把衣料拿到显眼的地方,时时提醒她别忘记了。到了腊月廿八廿九,母亲终于把我叫去,用皮尺给我量身高,量胸围、袖长,然后用一把木尺,一块划粉,开始裁衣服。我已经熟练了母亲每天的裁衣服、做衣服,唯有给我做衣服了,才一眼不眨地看着。母亲说,玩去啊,你是个监工?但我这个“监工”还是不愿离开,看着她一刀一刀地把一块布裁成一片一片,心里担心别一不小心弄错了。有时候,还有一些不识字的人,接近年关了还拿着衣料让母亲做。在这方面,母亲是个不讲原则的人,不管谁来,我的衣服必定先放下,去忙客人的了。总是要到大年夜,我的衣服还只

做了一半。吃过年夜饭,母亲的缝纫机又开始转起来。我坐在缝纫机对面,看母亲一块一块布拼接起来,慢慢地像一件衣服的模样的,心里想象穿上新衣服,大年初一在社场上,在小镇上行走玩乐的情景。慢慢地困意袭来,只好在母亲的催促下先去睡觉。

在依稀的梦里,缝纫机响了一夜,哒哒如马蹄的声音,时而急促,时而舒缓。我在梦中追赶着马,心想马不累吗?不歇一歇吗?——自己倒累了。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母亲还是坐在缝纫机前,一件衣服已经挂起来了。她的手里,在为我的裤子钉钮扣。母亲说:“好了,送你一件新衣服,试试吧!”

其实,不用试都知道,衣服是不合身的,袖管和裤管一定会长出一截。那不是母亲量错了尺寸,那是为我未来的成长留出的空间。这套衣服,缝缝补补至少要穿两年。

现在回忆起来,从小到大,每次过年都是这样,大年初一,吃过早饭,必定换上母亲做的新衣服,甩着比手臂长的袖子,把裤管卷起来,一溜小跑地人去多的地方钻来钻去。

而母亲呢,新的一年开始了,新的忙碌必定又要开始了。

很长很长时间,我似乎不知道母亲每晚是什么时候睡觉的,也不知道第二天是什么时候起床的。

作家专栏

□ 朱全弟

## 我的悲情与诗歌

马年春节,我又收到了1300多条祝福信息,幸亏,除夕已经填好了水调歌头·贺岁一词,群发覆盖,还有拾遗补缺的,总之,大年三十晚上到初一中午,我就守着手机忙不迭地发来发去,肇始心情大悦,完了如释重负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作诗填词酬答朋友成为我的惯例,从来都是原创,所以大家记得,有的朋友没收到还会来短信索取。

喜欢诗歌,始于我悲情的青年时代。有照为证,我20岁时站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,瘦长的个子,上唇间淡淡的胡须,两只手掌捏住垂落在丹田,这是一个初出茅庐抑或刚踏上社会的青年与他的崇拜偶像的合影。

1976年,我待分配,在家,无业也无事。白天,我到东海电影院旁边的阅报栏去,看完,往前走道提篮桥转弯是霍山路,再从舟山路慢慢蹭回家。后来,我买了公园月票,到虹口公园、和平公园、杨浦公园去,走走看看,坐下来就写诗。回家时,感觉再也不是空空荡荡的,很充实。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,我经同学介绍,到外滩去打拳,每天一早从家里步行到黄浦公园,跟孙祖领师傅打螳螂拳。二三年后,我又改投能文能武的心意六合拳名家凌汉兴先生门下学艺,更是受益终生。不知不觉间,我在文武兼修了。虽然那时没有意识到,于今一想,颇感欣慰。假设,我只是个会写东西的文人,就不会有以后人生的一点点精彩,反过来,如果没有诗歌,我又怎么能从“宁为百夫长,不作一书生”的豪言壮语中提升出它的血性含义。

现在我才知含义,古来文豪多习武。李白仗剑走天下,陆游也学过武术,至于岳飞、辛弃疾、文天祥更是众所周知。

陡然增添底气。但是,我对诗歌的兴趣日浓,不仅是自由诗,还有古典诗词。其时,我已读了许多当代诗人臧克家、郭小川、艾青等作品,还读了家里的一本《乐府诗选》,它从哪里来,我至今都不知道。另外一本《唐诗一百首》几乎被我翻烂了,上面有我的眉批、加注。一卷就是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,下联一句“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”似乎特别能激发我的悲情。我也喜欢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,诗情画意的意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不虞20多年后,这一场景竟成为我以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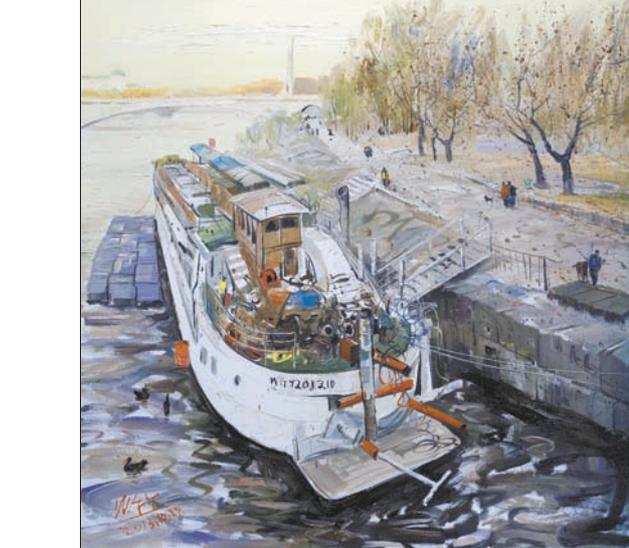
采访时的常态。还有就是2009年7月,我用20天时间穿越南疆北疆,看见高速公路上到“轮台”的指示牌,心中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激越,很想很想到“轮台九月夜风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的地方去,那是埋藏在我心底多少多少年的向往啊!我到成都,有空就会去杜甫草堂坐坐,喝喝茶,晒晒太阳,想想中学时背诵杜工部,很遥远,可是一代诗圣草堂遗迹就在眼前!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走笔至此,我要收回飞出去的思绪再次飘落到1976年。我白天到东长治路上虹口区图书馆翻阅那本《诗词韵律学》,年代久远,是否这个书名我都不甚了了。只记得图书馆工作人员说,好像是珍本,除了上海图书馆有,就这么一本了。我拼命地啃读着,还用钢笔抄下了诗词的韵部。

现代和古典,都是我所爱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我在人民广场的书法展览的橱窗里,突然看到我写的那首诗被书法家抄写在上面。那是悼念周总理的四句现代诗:“人民广场悼旗升,升起人民爱和敬,狂风漫天吹不落,旗杆竖在人心。”我想,这应该是参加虹口区工人诗歌组的作品,不知怎么上了橱窗,当时,这个发表的规格也是不低的。1977年4月,我进入市建二公司205工程队,在五角场一带造房子扎钢筋,趁着休息的空隙,我抓紧掏出纸笔涂鸦,一首又一首自由诗,烈日下或寒风中写就。但是几乎没有发表过,当时认为这些诗太消沉、太阴暗。公司里一批老三届的哥们也有喜欢诗歌的,而且是格律诗,自然也填词。我记不起是谁引荐的,我进入他们的圈子,拿出自己的诗词,他们看了很惊讶,当然也有称赞的。

往事越千年。没有,2004年我第二次进藏,独自回来,在拉萨贡嘎机场上,坐在机舱里,俯视着白雪皑皑覆压的群山,以及山谷中纤细蜿蜒的河流,情不自禁地写了三首七绝,还发给朋友,很享受的。原来,不再年轻的我自进了报社,就很少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,拉萨登机等候起飞那段期间,正好不经意让我重拾昔日爱好。

最初诗歌的萌动源于悲情,最后被激发出来的却是豪情。我现在那些诗作可以作证,没有悲悲切切,有点寓意都是催人奋进的。我想,这也许是时代的映射,或许还是朋友们喜欢的缘故吧。



王冠英《塞纳河畔》油画

崇明话话崇明

□ 陆茂清

## 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”

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”、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”,革是正月半夜里厢撰田财辰光喊个,上下八岁孩晓得个。

撰田财是崇明人过正月半个月老传统,清朝搭子民国个《崇明县志》里有得记个,内地少来些个,有处算是我俚崇明闹元宵个特别节目嘞!

民情风俗为何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,因为得有“功利”个,像过年吃鱼象征年年有余,正月半夜吃馄饨象征兜财,撰田财是向田公公求花地收勒多、发财,《民俗上海·崇明卷》里讲个就是革意思。

田财是哪样式个?脱火把差勿多,崇明俗称田财把,是用柴草扎出来个。扎田财把个柴草,要拣熬火个,像芦苇、豆箕、芝麻楷勒,大约摸酌扎勒三头四寸粗细,四五尺长,两只手好拿好撰为准。一家人家要扎好几个,革样子块块地皮里孩能撰着。

革歌撰田财个多数是男客家,也有男小囡撰个,男当家个凑巧弗勒屋里,一年只一趟个机会,何人家高兴错过?

上初中个辰光,正月半夜里搭子学生子一道去撰田财,撰子两个嫌弗煞念,看见外门才好婆特个扁豆棚勒勒头,正好派用场特,扯下来拔拔长卷出来,连搭当棚架个小竹头一道扎勒里,撰起来又旺又熬火,还“噼噼啪啪”响勒。后来子想想,自说自话拿人家个扁豆棚当田财撰脱,是弗弄兴个,去朝才好婆自首,生怕惹骂,朝

伊话也勒伊特地皮浪撰个,大家发财。老人家本来是弗大开心,听我革样子一话,面浪有子笑眼特,连话“既要紧个,既要紧个。”

记得一年又一年正月半夜里厢,农民伯伯个田财到自家田里,点旺子一边走一边撰,嘴里喊: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,棉花开勒碗口大,杜木个头儿把长,稻穗头长勒像牛尾巴。”

边头田块里也有人勒撰田财,也勒喊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”。革辰光大家拔结子胡吡喊,孩要喊勒比别人响,三条浪沟四条港听见。为何呀?听老辈里话,喊勒响越发财。

也有人喊个的是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”,勒边头看个听个大家开心,孩话伊是“老好人”、“心平”。

有人私心重或者寻开心,喊个是: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,我俚个棉花萝卜像鹅蛋大,别人家个棉花萝卜像白眼大。我俚个稻箩像青山大,别人家个稻箩像汤罐大。”

解放以后,党和人民政府加强教育,农民伯伯觉悟提高特,“田财田财,我俚发财”孩变子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”。后来子强调阶级教育,又有新个喊法特: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,我俚个棉花萝卜像鹅蛋大,粮户人家个棉花萝卜像白眼大。”“田财田财,大家发财,我俚个稻箩像青山大,粮户人家个稻箩像汤罐大。”八十年代出版的《崇明县歌谣谚语》里,就是革样子印个。

诗歌地图

## 万里行踪(组诗一)

□ 金谷

### 峨眉山,黑白二水洗牛心

踩着峨眉九九拐山径  
我在翠峰幽谷间穿行  
佛光神灯与我无缘  
一块矗立流泉中的巨石  
搁浅了游程,激发了诗兴  
别具风景,别样心情

——黑是一种痛苦?还是一段过程  
白是一种本色?为示清纯纯净  
女人是水做的骨肉,温柔软顺  
男子是泥土韧性,岩石的刚猛  
当一滴水撞击一块石头  
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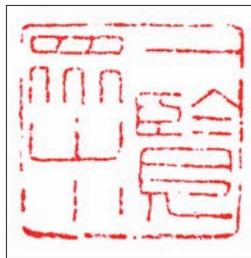
天长日久,被泉水冲刷  
牛心石——喜悦?郁闷?激愤  
事物都在静待解脱中隐忍  
牛心,是否也一样如人心  
一切都是光在作怪,太阳授精  
珍珠,黑与白皆透明得晶莹

哦,心中的困惑,谁来解决  
水不念,石不平,永远不是永恒  
清音阁下,谁在敲击着古琴  
一声声,敲打水神、敲打山灵  
音符如幽灵,飞扬着疑问  
泉水不闻,悄然流出山岭

### 雁荡山展旗峰

暗红的岩石有沉重的瑰丽  
万载玄冰凝固了第四纪血气  
雁荡山,冲决波涛网罗的突围中  
举起一竿风雷不能撼动的大旗  
光与火隐去  
展旗峰,异军突起

自然有自然的律动  
宇宙有宇宙的奥秘  
人啊!只要你有足够的激情  
顽石有灵,会将思想和力量凝聚  
展开旗帜,铺展彩霞和风景的绮丽  
让寂寞的守望洋溢温暖的暖意。



施小忠《一览众山小》篆刻作品